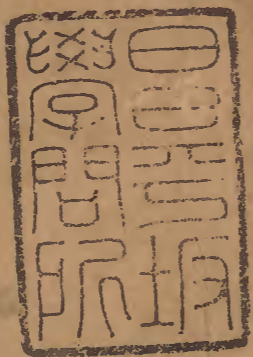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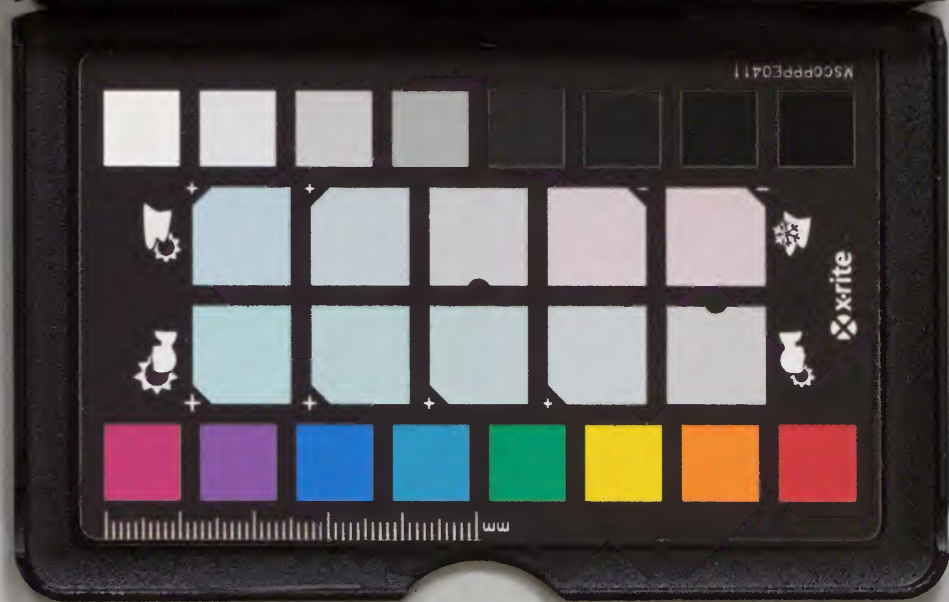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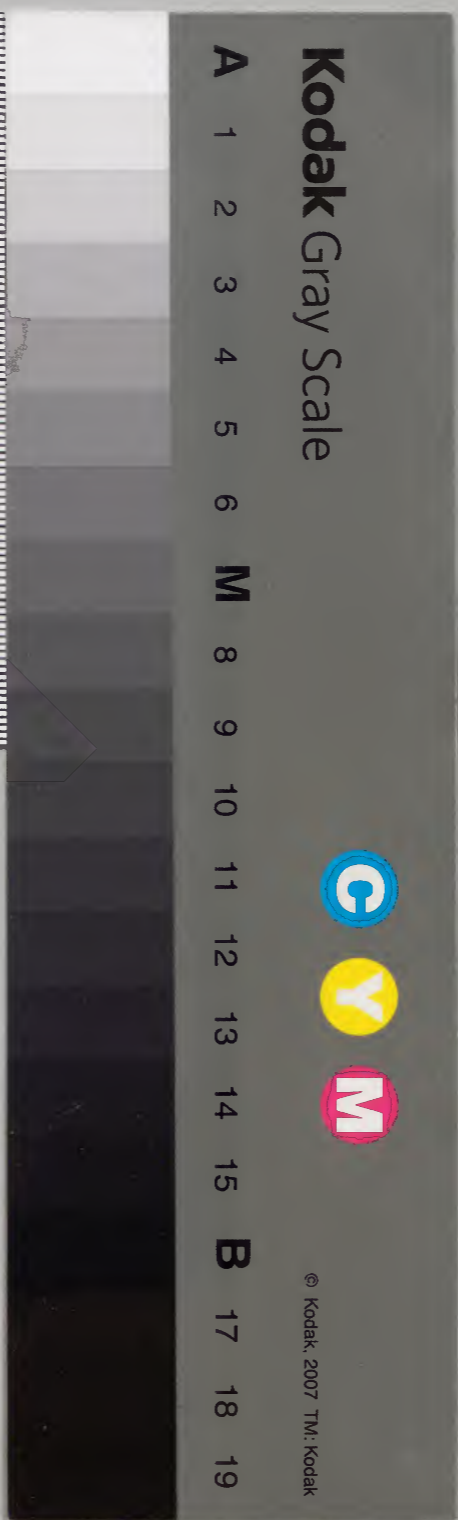


林夕占類考

終十一之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664
冊數	6 ( 6 )
函號	206 12



夢占類考卷十一

淺草文庫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冥感部

所嫁婦人之父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爲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躐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予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傳

伯有介而行

冥感

鄭人相驚以伯有

伯有良霄也襄三  
十年鄭人殺良霄

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良止伯有子也左傳

### 與神女遇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其夜玉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

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矢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

文選

### 昭平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甚謹陽成姓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伏以鐵鉞鉞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忿怒追逐以告去去不悛益恣悖虐以至廢徙自殺

### 昭信棄市

史記

久客思鄉里

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  
屍歸歛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塚地  
賻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為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  
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  
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後漢書

鬼物變怪

王延壽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夢鬼物之變怪有  
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群行  
而輩搖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也夢中驚怒乃作夢賦

以自廣後度湘江溺水死時年二十四

作齊王判官

漢宗正卿劉暉夢一人手執文簿似冥吏乃閱已將來窮  
達吏曰作齊王判官暉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為王府官  
夢覺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  
恍惚憶曾夢為齊王判官恐是大四神天齊王也乃令親  
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  
未了更將明懇神祈候過海迴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  
於郵亭

甄后

真感

卷之二

魏文帝賜甄后死後明帝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  
高下敘用各有差

魏書

### 靈牀是魔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  
旦望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  
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  
中弟默然不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  
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  
宣明旦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云饑乞食耳經日乃  
去

真報記

### 甄舒仲

鄒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  
悟曰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舍西土  
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晉書

### 見縛力爭得解

夏侯愷病亡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爭乃  
得解語訖閣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座  
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哭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  
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

晉書

### 前府君女更生

真感

卷之二

三

晉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權厝郡城北有張世之代  
為郡世之男曰子長年二十侍從在解中夢一女年可十  
七八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今當更生故來相就如此  
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  
洿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解  
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疑人發冢持履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  
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  
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  
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

泣涕而別

法苑珠林

令汝夫作福

郭銓以黨附桓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  
其壻劉凝之曰僕有譴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  
云吾有謫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矜耶女  
問當何處設齋荅曰可歸吾舍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  
之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

冥祥記

與神交

秦主苻堅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  
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堅

冥感

背有赤文隱隱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故其祖蒲洪  
改姓苻氏而名之曰堅

明年不及熟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之  
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  
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殺我我  
已訴上帝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果被弒

廣古今五行記

大運應歸文帝子

宋太后崩後數日廢帝子業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  
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

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  
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宋書

少嫗食汝心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螾匡大如笠脚  
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肉我食汝  
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廣古今五行記

龍女私好

齊崔子武幼時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云龍王女願與崔  
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  
別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裾

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三  
國典略

### 傳曜

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  
曜見夢於呂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  
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  
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乃殺興  
南史

### 一州相報

梁陰子春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

棟上有一虵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  
人破壞吾所居今既無託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  
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  
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胸山子春  
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為南青州刺史南史  
數百人拜謝

梁夏口嘗為兵衝露骸積於黃鶴樓下成康王蕭秀都督  
鄧司霍三州諸軍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至德延期

梁何胤有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



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言之俄而卒胤疾乃瘳後胤夢一神女并八十人並衣袷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卒年八十有六

### 僧越來報怨

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嘗因敗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誓送還南遂出家法名僧越臯供養之及在東徐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臯臯怒遣人殺之後夢僧越來報怨少時出射而箭括傷指纔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浸漬乃加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還寃記

### 龍山之神

荊州刺史桓豁夢一人長丈餘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

甄異記

### 待卿至隴

北魏元樹奔梁中尉樊子鵠率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為所賣不設備因就擒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疾云元樹打我不已遂死李昭尋奉使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及昭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為達野拔所殺

北史

### 京兆以血塗已

冥感

卷之十一

高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侍婢強取昂佩刀以行昂  
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昂夜夢  
京兆以血塗已寤而怒使折其二脛及與周文帝戰劉桃  
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昂付周桃捧知昂必死  
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  
沒昂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有隙閉門不受昂仰呼  
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  
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  
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  
之武諫乃止果及難

北魏史

### 賀拔岳

侯莫陳悅受齊神武指密圖賀拔岳誘岳害之自後精神  
恍惚不復如常睡即夢岳云兄欲何處去逐我不相置因  
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北史

### 宋遊道

北齊宋遊道與李構善逮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  
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  
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夢見遊道怒曰我與構恩  
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  
不敢旬日而卒

北史

真感

當避善人

傳昭為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至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眾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而至數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踏之地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云

南史

宜都王鏗

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蕭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文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齎藥往

夜進廳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座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荅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叅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

南史

泰山伍伯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有泰廟西謳士孫阿且見召為泰山令願毋為白侯屬阿

真感

卷之二

二

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候氣強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泰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言訖還濟欲速

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夢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列異傳

### 勿近官妓

合肥口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絃管音漁人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處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也續搜神記

### 后土夫人

武后夢朝后土夫人夫人名之為大羅天女延之登殿以

章安道託之謂曰某以有冥數與天女部內一人章安道者為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夭女幸為與之錢五百萬子官至五品無使過之恐命薄不能勝也因命安道出拜天后謂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遂巡受之唯諾而寤明日詔訪之洛陽城中坐小殿召見且述前夢與安道同遂以為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

敗于春明門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于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者乃于

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偽冢乃于城中以輜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敗于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孝驚起涕泣明日入奏帝乃召京兆尹等令以物色備盜甚急及盜載物歸欲入春明門而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得盜者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

其餘盡榜殺于京兆門外改葬貴妃 廣異記

殷氏父子三人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邑毗殷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盜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毗且一月矣莫窮其迹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法司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

中馳入甲入姚氏居噪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姚目動詞訥即收効之果盜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求狐卒無所見殆冤魂之所托也 宣室志

身已為俵

天寶末宣州一小兒居近山每至夜恒見一鬼引虎逐已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則必死世人云為虎所食其鬼為俵我死為俵必矣若鬼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筭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後數日果死於虎

久之見夢於父云身已為偃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  
一窠父乃與村人作窠窠成果得虎 廣異記

長人金甲執槊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闍入宿門下夢  
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  
門肩鏑盡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而沒闍人  
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其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  
見神人足跡甚長遂告於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  
之如其言 異室記

徐侃

壽春人安鳳徐侃少相友善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  
故鄉後忽逢侃叙話闊別侃留詩與鳳有泉下亦難忘之  
句自此分袂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發一書  
達壽春首叙長安話別之事侃毋得書泣曰侃死已三年  
矣侃始悟泉下之意云 瀟湘雜錄

君可休矣

賈餗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餗嘗夢師云君可休矣餗  
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柰何餗遂及誅 唐史

爾可隨我

秦彥者本名立為卒隸徐州乾符中坐盜繫獄將死夢人

謂之曰爾可隨我及寤械破乃得逸去因改名彥乃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資裝入黃巢軍巢敗乃降高駢累奏授和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後揚州牙將畢師鐸囚其帥高駢迎彥為帥史

### 天上玉女

魏弦超以嘉平中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其下嫁超覺而若有感焉後顯來往來人乃不見但聞馨香與言語之聲於超亦無所損云趙旭夢略相似大都如虞初談不贅紀

### 胥縻

進士王暉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縻數十王暉在其中陸欲就之暉面有愧色陸強牽之語暉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暉往揚州其子住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計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酉陽雜俎

### 魁英髮相結

王魁下第遊北市遇妓桂英大為所眷相與踰年悉供其費迨西上復給其資因與盟於海神廟期無相負魁既及



第竟棄之英恨而自刎魁一日見英自燭下出問之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今必欲得君之命魁懼欲自刎其母為召道士馬守素設醮禳之守素夢至官府見魁與英髮相結而言傍有人云汝知此則勿復設醮可也後數日魁竟死

戟手而言

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公業有愛妾曰步非烟與比鄰趙象通為公業笞死時洛陽才士李生常與公業遊為賦一詩其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墮樓人其夕夢非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

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虞初志

吾讎雪矣

唐末都押衙何群倚勢凌物毒殺孔目官宋柔一夕夢柔向群大叱曰吾讎雪矣遂驚覺無何竟以謀叛為裨將竇思禮所殺

三水小瀆

斷刑錯誤所致

孟蜀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鉞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則五木備體孑然分理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荅曰公為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

實感

覺及早見胡鉞說之鉞曰余昨夜所夢一與君協豈非同  
夢乎因共秘之不久劉卒野人閒話

### 至獄執仁規去

軍將劉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  
其謀叛詔殺於海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  
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  
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  
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立命酒食  
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黠  
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

其人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  
縊於獄稽神錄

### 陳勳報讎

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誣其罪  
竟坐棄市至明年死日家為設齋妻哭畢獨歎於靈前曰  
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精魄何寂然耶是夕即夢  
勳曰吾都不知死向聞卿言方大寤爾若爾吾當報讎然  
公署未可率入者卿明日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之明日  
妻如言而往出門即見勳仗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  
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之曹署以

次擊之中者皆死十殺其八二吏奔至臨川乃得免勳家在蓋竹鄉人恒見之因為立祠號陳府君廟至今傳其靈

稽神錄

### 何以取吾玩具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志云閉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

廣異記

### 誓不復殺

康季孫性好殺奴婢愆罪多不免常病篤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爾必死季孫即于夢中誓不復殺驚悟戰悸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門生竊其妾以叛追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夢見前人來曰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殺今改亦無濟理迨明嘔血數日而卒

還冤記

### 司命祠中出

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因構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即知其冤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

真感

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已獲雪矣  
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  
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  
俾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  
因畫馬數匹焚之水際數日存敗績死焉稽神錄

紙錢冥吏所藉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  
錢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  
須此由是岳中益信重之北夢瑣言

近辟一判官

金水主簿劉峭因游雲頂山觀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  
衣據鞍峭訝之詰於山主山主曰余三夕連夢見王語近  
辟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  
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負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  
頃為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  
辟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然則峭所見塑者非即  
此耶撒誠錄

崔判官

晉州女道士崔置輜車一乘備而自給一日車於路輾殺  
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

冥感

卷之十一

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女道士處租來官司召崔并  
繫之太守樂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是我之姪女  
何罪而繫之夢覺遂釋崔俄而死兒亦活 玉堂閒話

吾將祐汝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似人女謂曰爾  
有人形豈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  
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為立祠山下戴氏為巫故名戴侯  
祠 搜神記

入秦主內史廖家

唐太和初沈亞之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廖舉亞之得見

秦主累有戰功配以女弄玉

游吳

王生夢游吳宮得侍吳王送西施葬 此二條之類頗多然皆虞初謬悠故不備載

得為水神

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後自沈而死七日托夢與伯玉曰吾  
今得為水神伯玉終身不敢渡水美人渡津者皆壞衣敕  
不爾風波暴發

輕雲

太原王坤為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至

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為人嘗念平生時若繫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懵然若醉不寤為鬼也輕雲引坤出門門已扃鏽隙中道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饑以語輕雲輕雲曰里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輕雲叩之有頃闔者啓扉曰向聞扣門今寂無視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闔者唾罵之輕雲白坤云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經其門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

注於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為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仆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行坤即隨出至郊外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入坤即俛首曲躬而入墓口曠黑不可辨忽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之不敢言是日因過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又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即立召小

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云鬼為  
崇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懼因告妻孥  
是歲冬卒宣室志

### 伯顏以家為托

葉子澄吳人貧而好義與黟縣達魯花赤伯顏交至正壬  
辰寇起浙省調兵守昱嶺時伯顏沒于王事其家在嘉興  
崇德州訃至家人招黃冠師追薦攝召之顏云旦夕杭城  
且危爾輩宜速依吾弟處逃生毋妻以無弟再扣之曰松  
江葉子澄乃我存日生死交也可往依之即備船東行比  
至前三日葉夢伯顏相見以家屬為託比伯顏家人至葉

即留居供給不怠後杭城果陷

姑蘇志

### 有以報汝

永嘉高明則誠作琵琶記以伯喈為不忠不孝記成夢伯  
喈謂高曰子能真我於善行當有以報汝覺而有感以全  
忠全孝易之後高果發解或云是食蔡之報云客座新聞

### 詣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觀阿心悅之  
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  
家中路遂化為烟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  
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

真感

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見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神所感其滅者蓋魂神也旣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死阿乃娶石女為妻

幽明記

### 普華來告

元合刺普華以廣東都轉運鹽使征占城交趾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

馬創徒步格鬪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遇害死其父妻希召特勒氏夢普來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

元史

### 神言州西寺

黃都御史紱方為四川叅政時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黃曰卽有寃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有神言州西寺明日黃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黃率吏兵急抵寺盡係諸僧其中一僧少而狀惡詰之無牒卽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中痕黃曰

真感



是盜也卽訊諸僧悉得奸狀蓋僧每夜殺過客投寺西巨塘中分其囊匿其妻女窖中恣淫毒久矣黃乃按律殺僧毀其寺

吾學編

### 忠安來辭

胡忠安淡致政家居卒年八十有九卒之日常州守卓天錫夢淡來辭明日聞訃大異之

### 裸身稱寃

萬太守信宣德間治開封夜夢一男子裸身稱寃自言為祥符氏耿羊兒所殺屍埋莊後信驚悟明日至羊兒家考驗服罪人皆異之

開封志

### 萬來辭

萬開封信在任既久一夕澡畢然燭廳事呼酒獨酌召二子曰強毅可達事功忠孝可通神明我去汝勉為之言訖而逝是夜巡撫某侍郎夢萬來辭儀衛甚盛黎明得訃大以為神

開封志

### 遼陽海神

徽人程姓者商於遼陽遇海神女以宿緣相就首尾七年每夜必至一日神女言大數已終與程泣別誠以大難將近宜儆省吾自相援及程自遼歸徽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海神女促令

真感

卷之七

急去程別從父出城已昏黑寓宿旅館是夜三更又夢神連促速去稍遲將及於難程驚起東馳四五里聞砲聲連發回望城郭火起蓋叛軍殺張都御史脅城內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神速促過關程復驚起早行候關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奸細入京故也是夜與程同宿者多不免惟程得脫禍云

### 神像求徙

錢脩撰福幼隨父入京寓於民家其室中有神像神夜託夢於其主求他徙曰有狀元在吾不敢耳

狀元紀事

### 輪迴部

#### 托劉氏為女

李庶以訟魏書死於臨漳獄中其妻元氏更適趙起一日元氏夢庶謂之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日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見告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乞於彼衣我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元氏言符合遂持錢帛往劉如所夢得之養以為女長而嫁焉

#### 處分為高崇妻

魏涼州刺史宋顥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顥夢見之拜曰

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宗妻故來辭君汝然流涕穎曰見崇  
言之後數日崇卒

梁朝祐南朝護

釋道宣姓錢氏母初有娠夢梵僧語云汝所姪者即梁朝  
僧祐律師祐則南朝剡溪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產  
宣遂從釋教居白泉寺遷豐德淨業等寺感舍利那吒之  
異至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安坐而化春秋七十二僧臘五  
十二神僧傳

謝靈運來謁

江南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

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乃小字曰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  
用之平建州克湘潭號為邊羅漢玉壺清話

速令李簡還生

唐開元末上蔡縣李亮子簡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  
張弘義亦病卒經宿即活自言我是李簡竟往上蔡入亮  
家亮驚問其故云方病時夢二人着黃齋帖見追行十餘  
里至大城署曰王城一處如人間六司院所勘責事悉不  
能對忽有一人呼曰錯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  
已壞別令託生其憶父母不欲別處受生少頃見一人追  
至汝陽張弘義吏曰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還生遂被

兩吏扶出乃忽覺亮問其親族名氏及生平細事無不知也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以是稽之信非寓言矣

酉陽雜俎

為蛇在皇子陂浮圖下

吳可久越人唐元和十五年居長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從之歲餘妻暴亡經三載見夢其夫曰某坐邪見為蛇在皇子陂浮圖下明日當死願為請僧就彼轉金剛經冀免他苦夢中不信叱之妻怒唾其面驚覺面瘡痛不可忍妻復夢於可久兄曰園中取龍舌草搗傅立愈兄寤走取授其弟尋愈詰旦兄弟同往請僧轉金剛經俄有大蛇從塔

中出舉首徧視經終而斃

報應記

二小兒聞誦法華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有鵲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雛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鵲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夢二小兒曰其等為先有小罪遂受鵲身比來日聞法師誦法華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家託生為男僧乃依期視之見此家果育二子因為作滿月僧呼為鵲兒並應之曰唯

冥報拾遺

主簿前身

豫章李脩已為成都通判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李到任首以為言得免簿具啓致禮來謝李歸德於守不受李時年四十九尚無子簿繪李像置天神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早生好兒既而李陞守妻蔣氏有娠簿方歿夢托為嗣而生子後登第仕至中散大夫

異夢全書

### 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

有一省郎遊華嚴寺夢至碧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玄宗時劔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宗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恍然方悟

### 牛相公來

劉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彭盱脇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景洪曰我不從彭盱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後曾孫沆之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 輪迴夫婦

宋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污辱若後娶幸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犯

婦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乃被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馬援來居其宅

宋田祐恭母夢伏波將軍馬援來居其宅祐恭有明識為番部長政和間被召入覲拜伏進退不類遠人建炎初刺賊王闢等破歸州將拔瞿塘蜀帥調其兵破賊璽書嘉勞遂世為思州守初伏波祠甚靈及祐恭生祠不復靈至祐恭卒乃復靈應如初思南志

嚴闍黎至家

王十朋自言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寶印大師師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脩飭汝父母昔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之正月嚴卒汝祖一夕夢嚴至其家手集衆花一大毬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嚴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目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有是夢殆其後身云後王於高宗朝狀元及第

歷官龍圖學士古今夢徵

女更生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為鬼所枉殺按生錄乃壽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為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為夫婦

幽明錄

食麻糍

宋太學生葉文鳳年十八登進士第官天台赴任途遇生辰午睡夢食麻糍覺聞鄰嫗哭因扣之言今日亡兒生辰期以麻糍祭葉又詳問嫗曰兒陳希曾本縣以詩亞薦尚存稿在葉求閱即及第之作無一字差舛是知前生子遂

載之赴官

異夢全書

李白

宋郭祥正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讀其作笑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死後當為宗孫

相州馬家兒臨死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宗即吾同村人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妻亦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子比產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三歲無人導引自能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

法苑珠林

二僧

元入宋臨安帝昶既降封瀛國公使為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為僧俱坐說法聚眾見役其舅有陘全翁夢二僧曰我趙昶也被虜屠害已訴諸上帝可復讎矣又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而中原之亂沸起元鼎竟遷趙昶復讎庶幾驗云

我今當寄母家

元岳真人母一日夢老人皓髮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奔往視之止於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至元中封崇

元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  
涿州志

有僧踵門

寶曇和尚先世汴人母有娠夢有僧踵門遂生曇曇在襁褓中見僧輒喜笑稍長見佛即禮拜常時趺坐人知其前生亦僧也或以其生時適天目斷崖禪師示寂因疑為斷崖再世云  
吳中人物志

文潞公

韓忠定文生時母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因名文登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多善政至戶部尚書以疏中



官罪為逆瑾所嫉謫戍瑾誅復職至嘉靖初年賜璽書褒美尋加宮保誥文有倡危言而扣闕屹山岳之難搖甘竒禍以忘家凜冰霜之不變起文彥博於九十之餘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式符夢云且公家相州魏公裔也

### 享祭

黃巖林方伯一鶚居官時嘗於中元日晝寢夢享一婦人之祭覺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坊屋舍宛然在目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於某坊得一老婦年七十餘喪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月日時以復於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

時與公之生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寓園雜記與本部葉文鳳事同

### 張越吾

明經張越吾者三輔人也失其名以待試輦下中煤毒以死張故無子止一女曰喜姐納同鄉李上舍子聘未行死之日李適在北雍因得經紀其喪且為檢閱其篋中有珠一封上題曰喜姐將歸以備女粧也李悉識而封之因乞假於司成為護其喪歸南抵其家張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為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凶問未至前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自言中煤毒死賴李親家為我畢力今喪具已備行囊皆李所識無失也我今為上帝所憐

命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歸則壁中當有車馬鼓吹聲因是知所以謝李故異之然亦以始死魂魄未散耳無何而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久之而鄰之人亦聞其家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矣如此者蓋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謂之曰我因數數顧家不置帝復遣我投生人世今將投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君謁選當貳某邑令時則喜姐計已適君子君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為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秀才家便令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而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

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來童拜且泣當時環聚而觀者如堵既而曰李親家來乎曰來曰喜姐來乎曰來曰可趨之來我思見之久矣來童去久之車騎馳至則李夫婦與喜姐來也兒初持李泣且謝之李婦欲提抱之兒却去不可曰親母母兒我我固親家也已而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毋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粧非汝翁為我封識汝幾不得珠矣是時曹侯鐸守

高唐聞其事召而問之確因上其事於郡郡伯羅卽檄召  
之令馳驛以來一日適羅大都授於學宮今吳邑傳明府  
尚為諸生以高第弟子與焉羅云高唐有一異事業已召  
之計今日且至當令諸生見之有頃則林生抱兒入兒長  
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林教之以爺稱羅兒不  
應再強之則曰老師羅因扣之曰兒今日知為兒耶為成  
人耶亦不應再問之則曰師以我為兒耶為成人耶衆皆  
竦然傳因問前世中某科鄉試則曰達其道榜中間其題  
曰一人定國餘皆以次述之不爽問能憶前所作否曰惟  
墨卷七首尚能成誦餘不盡憶矣此傳明府稱說目擊故

紀之

眇目僧執香爐

詳成器部梁武帝

鄧禹

詳名姓部范祖禹

學士其後身

詳昆虫部黃庭堅

二十年前事

詳什百部真德秀

三閭大夫

詳聖賢部夏侍郎原吉

僧遺以花

詳品物部胡尚書湊

夢占類考卷十一

夢占類考卷十二

長洲張鳳翼伯起編

黃冠部

老子

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為老子立祠高士傳

玄元皇帝

玄宗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盤屋迎置興慶宮唐秘史

游帝居

天寶初賀知章臥病夢游帝居數日痊乃請為道士詔許之

靈鳳集身

唐王遠知母丁氏駕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綵雲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生遠知遠知少聰敏博總群書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歷陳至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召之遠知來謁見須臾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旋復如舊後預識唐太宗為太平天子太宗即位將加重位固請還山壘書褒美其年遠知為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

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時年一百二十有六甘露二年追贈太中大夫謚昇真先生

唐書

神官與言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先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我亦平行蹋翫翫神完骨躄脚不掉側身上視溪谷盲杖撞玉版聲彭舩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我手承頰肘拄座隆樓傑閣磊嶷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嚙行詰盤

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虛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  
無憑愚邀我敬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韓昌黎集  
昌黎姓相得道仙去所謂壯非少者得非其人乎觀詩意似欲度公而公緝然不移非有天下之定見定力者烏能若此蘇長公公之靈在天下若水之在地中則固無往不在無時不存信乎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也千載而下想其風度猶凜凜有生氣則豈待仙而後永世哉末句我寧之寧宋儒改作能然不若寧之有味且神山之山猶作仙字未能正之為山也

### 邯鄲枕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

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常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時

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  
中官為保之減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進為中書令封  
燕國公生五子有孫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廬生次  
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  
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  
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  
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  
首再拜而去

枕中記

### 許飛瓊

許澶暴卒三日醒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  
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復寐驚起改第  
二句云天風吹下步虛聲曰昨夜夢到瑤臺有女三百餘  
人一云是許飛瓊令改第二句不欲世間知有我也

逸史

### 我迎仙公

涼武公李愬以殊勲子將元和兵擒蔡破郾數年攻城下  
壁未嘗枉殺一人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  
章事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  
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  
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

黃冠

卷之三

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  
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  
足戀高舉入烟霞季武驚覺汗流被體後三日涼公果自  
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懋天宮寺月餘而薨續幽怪

請作水陸大醮

許旌陽嘗因修觀既畢欲刻石記之得古碑字剝缺不可  
復識因刻去舊文刊刻新記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  
砌間空中言曰許君許君速詣水宮求救不然即有不測  
之釁許愕然異之乃焚香虔祀願示求救之由良久復語

曰所刻碑舊文雖已磨沒而此時為文之人見詣水官相  
訟云奪我之名顯已之名由此水官將有執對之命速宜  
求之許君乃訪得舊文立石刊紀一夕夢神人相謝再顯  
名氏無以相報請作水陸大醮普告山水萬靈得三官舉  
名可以証道許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陸醮法傳於  
人間錄異記

白鶴觀道士

唐末祁陽縣白鶴觀有鐘重數百斤一夕雷雨鐘忽吼躍  
入江中後有客夜宿昭潭夢一道流曰吾祁陽白鶴觀道  
士欲歸久矣幸附後載客諾之遲明解纜見有鐘臥水次



有文祁陽白鶴觀鐘客悟乃載而置之觀

白雲居士

唐申泰芝誕日與玄宗同居余湖山修煉玄宗一夕夢相南有白雲居士召至京師言論契合賜號大國師

浮雲洞

崇仁縣田家黃氏子夜夢偉丈夫自稱回巖客令語世人

曰此浮雲洞也

洞賓每自稱回道人且巖其諱也然則回巖客令語世人者非即洞賓警世乎

老子像

治平中蘇子由寓京師夢入三清殿上老子像高二三尺狀甚異謂子由曰子知楊綰事乎子由荅曰唐之賢相也

子知高郢嚴震乎子由曰郢文臣震功臣也三人孰優曰

郢震不及綰遠矣曰三人皆終尚書僕射然綰不至上壽

郢震並享耆年子知其說乎曰不知也曰綰好殺生而郢

震皆不殺此所以異也子其志之遂覺

夢談

道士持素書

宋高懌以隱逸為文彥博所薦就除光祿寺丞不拜夢道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俄卒

神和子

張詠少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之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為別

語之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稍異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  
朝廷差內侍羅自賓到川傳旨問卿治郡不易頭上瘡子  
痊否詠感君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  
夕坐寐夢疇昔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勿疑不是死病及覺  
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  
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白石洞天主者

宋宣和間館職有常懷者謂宗室趙子崧曰吾夜夢帝勅  
公為白石洞天主者後子崧被謫龍州尋放自便道梗未  
能歸寓居潯州潯有白石山卽道書所記二十一洞天也

子崧竟沒於潯符常夢焉

仙官贊拜

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  
徽宗亦記嘗夢游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卽老志也

恩禮遂渥

陸氏舊聞

蓑而跣哭

中立淮陽人也世為鼎族遭亂寓于吳郡嘗業儒能文  
且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荷蓑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  
得狂妄談久而皆應蓑衣療疾無不奇驗孝宗在位忽夢  
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寤

黃冠

卷之三

以語左璫時上意頗崇緇抑黃弗深信也居月餘成恭后  
上仙莊文繼卽世璫因陳前夢之驗以寬上心上矍然憶  
昨夢輒泣而嘆璫進曰臣微時聞蘇有何中立者類其人  
因道其所爲上驚喜諭召不至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  
累年未有所屬且坤儀虛位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  
必知朕意遂授璫以香茗曰汝見何惟致贊問所求則曰  
陛下禱矣璫如命見何何忽掉首曰有中國人卽有蕃人  
有日卽有月不須問趣之去旣去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  
猶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上曰誠知我  
心遂賜號通神先生築菴于觀內賜御寶書扁以寵之旣

而成肅正位中宮事無不驗

吳郡志

### 鐵冠道人

宋熙寧初邵武人徐熙春夢鐵冠道人儀容脩偉旣寤至  
城南五峯院遇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  
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但飲清泉約以某日至武夷至期  
而往蔡已先在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尸解  
而去

八閩志

### 神授養生之道

王大猷本朐山人乾道間仕爲忠翊省幹寓居吳中街路  
忽夢神欲授以養生之道自是虔志事神月朔朝禮飯道

設齋至淳熙中以四月十四日為呂純陽誕辰齋百道士  
齋散有道人至顰面跣足敝褐片中褊體瘡痍而略無氣  
穢屢言來後時幸毋卻人咸怠容獨大猷加禮待道人謂  
曰吾能治內亦善治外大猷問高隱何地道人曰得隱便  
隱初無定隱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徐曰省幹當兼善天下  
豈宜獨善其身大猷荅以天下人安吾道始安道人笑曰  
此子可教遽別去期年忽再至稽首跌坐大猷叩之不語  
頃之曰昔聞省幹有天下安之言然而其說有二有富貴  
而安者有藥石而安者君意何如大猷曰吾志不在富貴  
道人曰予有異方藏之肺腑久矣浪游江湖未有可託今

觀汝有道風不容自秘冷屏左右治潔室密授其方戒曰  
藥就即可施之所治者一切風疾若不宦遊量立價以售  
非特養生兼以濟物執此心不遷他日姓名可達上帝而  
子孫亦有利焉若圖轉授非神明所許語既有孤鶴自天  
而降道人撫之笑別大猷逕乘鶴飛去復有群鶴環繞大  
猷與衆咸驚絕知其為仙遂制藥博施迄今其家尚不遷  
藥亦不絕所謂王省幹宅遇仙丹也

姑蘇志

### 神人告以修道

金呂道章大定間為縣吏夜夢神人告以脩道寤即避役  
居洪慶觀道成治民間疾疫有驗比修觀宇買木管州山

放棧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流而去不知所之  
垣曲志

### 麻姑乞樹修廟

登州劉鯉堂前有大槐樹一夕夢一女官自稱麻姑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覓之槐已臥其前矣  
夷堅志

### 劉海蟾

嘉靖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何少宰孟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何繼出門未行聞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

我歌其或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祇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何乃駐而聽之心亦自歎不知其所謂得道指誰其人又歌數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語多疊字夢差了了既覺不能盡憶  
餘冬序錄

### 憐汝有仙骨

吳郡馬翁名某廉憲馮公時雨太夫人之兄也病瘵失音濱於殆矣一日至野外半途疲頓不復能行忽見一道人命之擡頭謂曰爾病甚欲療否吾為汝製藥乃自唾手心

以手作丸藥狀頃之成一小丸囑令至家跪向天服之毋  
令四目見也因申以酒色之戒遂手自扶翁翁得扶便覺  
有力問病愈何以為謝道人曰子欲謝我乎當以鷄子三  
百肉二十斤米二十石可也翁問當送至何處道人曰俟  
子病愈我自來取遂去翁步至家見門內無人如教跪向  
天而服之適家犬吠翁大聲曰打狗家人聞其有音駭而  
且喜皆來問之翁語以故明日竟全愈乃為買鷄子貲肉  
糴米各如數以俟道人來取久之不至而里中大疫試以  
其米與作粥粥皆有紅色疫者得之即愈或得肉與鷄子  
者亦然遠近聞之求者如市遂傳遇仙之名焉然翁於酒

色未能如所戒也不數年復病瘵失音翁亦自以為不復  
起矣一夕夢前道人來怒詈之曰我憐汝有仙骨故救汝  
汝不遵吾教今死矣翁乞憐久之道人曰明日午仍至故  
處來翁遂寤不敢向人言也明日復至其處道經闌闐見  
一商排之而前口喃喃罵之若嫌其阻彼行者然翁方病  
不能與之較也此商散手行袖中墮一包約數十金翁拾  
之念彼罵我不欲還又自揆病至此何苦作此等事呼商  
還之商受而懷之不謝竟去翁既抵故處寂無人也久之  
見一乞嫗孳一兒來口中數兒若怒其不率教者然翁矍  
然計其謂我也豈即道人幻形乎趨而拜之嫗忽不見惟

唾涎在地翁伏而餽之香甘異常病即痊如昔焉後翁時時自作猿引鳥啄諸狀迨其將終亦有諸異不盡述

緇流部

出江東為高惺所得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惺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令人掇視得金像載至長干付寺僧夜常放光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忽一夜我輩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尹所得故特來言之惺乃送僧至寺見像皆噓唏涕泣像復放光燭照殿宇

梁書

金像手摩頭

晉僧法洪在瓦官寺發心鑄丈六金像時官禁私鑄像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

辨止論

註經殊合道理

東晉恒山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祈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

緇流

卷之三

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洪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永則 法苑珠林

菩薩慰諭

晉義熙十一年郭宣文處茂與楊收敬為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明西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為流矢所中將死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辨止論

人長丈餘從南來

晉張應妻病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期明日當往應歸夜夢見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此家何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覺便秉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說其夢遂受五戒妻病有間尋即全愈

神授聲法

支曇籥月支沙門也嘗來虎丘夢神人授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勅使至郡從受五戒 姑蘇志  
受誠於度法師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名僧紹者隱居  
攝山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  
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懼自度居之群妖  
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  
斬尚度命近前尚形甚間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  
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  
非真實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  
給并願受五誠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  
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庭輒先去殺於  
是辭去明旦一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斬尚奉

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誠  
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誠於度法師矣今  
後祠祭者勿得殺戮由是山中薦獻菜飯而已 圖經

### 中國今有聖主

天監元年于阗利國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  
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  
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  
安陀羅初未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  
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  
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貌飾以丹青仍遣使奉表獻

之既至與武帝形相符焉

梁書

勝力菩薩

陶弘景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

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梁書

相為申延

梁劉霽性至孝母胡氏寢疾霽時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念觀音經千遍

王玄謨圍滑臺軍敗將見殺夢人告之曰念觀音經千遍

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乃得免

同侶一人離析

天竺僧有畫像乃梁張僧繇真跡也初畫二僧後屬侯景之亂畫遭刺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陸嘗嬰篤疾忽夢寐覩胡僧謂曰我有同侶一人離析已百餘載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恙陸既寤求訪如夢中之旨獲見李君而僧像具在乃以俸錢十萬購而合焉即日疾瘳

劉長卿集

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

東魏孫敬德募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為劫賊所引不勝  
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千遍臨刑誦念數滿  
刃自折為三段膚頸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  
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及歸覩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  
救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冥祥記

佛圖崩壞

北魏奚康生久為將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嘗於南山  
立佛圖三層忽夢崩壞沙門為之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  
人供養佛圖故崩耳不久竟為元叉所害

彌勒

陳釋慧思夢彌勒說法開悟乃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  
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豁然開悟轉復精進神僧傳

金剛經

隋杜之亮為漢王諒府叅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諒與  
僚屬皆繫獄諒惶懼日夜涕泣忽夢一僧曰汝但念金剛  
經卽此厄可度至曉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諒  
身在其中唱名無諒既行刑主者坐罰俄而會赦得免後  
為黃州刺史報應記

特相隨喜

緇流

卷之十二

釋曇翼還江陵修復長沙寺入君山伐木夜夢神人告翼  
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人妄有所伐明  
日伐木沿流而下還至寺材已畢

神僧傳

### 吞舍利

大安國寺大達法師姓趙氏世為秦人母張氏夢梵僧謂  
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  
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師始十歲依崇  
福寺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後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  
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  
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

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容若生竟夕而香不滅

唐文粹

### 金色神念寶勝佛

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  
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群居此山  
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

### 檀越宜誦經令遍

唐邢州司馬柳儉任岐州岐陽宮監坐誣繫大理寺儉至  
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  
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  
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

二僧為師

司空圖畫寢夢二僧謂之曰吾當為汝師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為利欲所拘幸而悔悟將復從我於是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復何求哉圖因號耐辱居士得免禍於亂世云

唐書

負鉗僧苦行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者至黃州未逾旬為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

集眾決殺忽報有加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遠行殺戮由是但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宋曰黃州士馬精強城壘嚴竣何懼姦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受制於人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化緣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之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既終盍釋其鉗以旌善類汶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悉呼為金剛和尚

報應記

教經聽悟

續流

唐絳州隱泉寺沙門徹禪師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念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教者後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平復容色如故真報拾遺

### 羅漢真儀

唐沙門貫休善畫嘗作十六羅漢夢中所觀覺後圖之謂之應真羅漢故翰林學士歐陽炯贈歌云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蓋謂此也  
一作休夢得十五羅漢佳相即是遂臨水圖以足之

### 本師來慰問

龐巖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巖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報耳巖喜問之曰予為相乎曰無曰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則壽幾何曰惜哉所乏壽耳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到官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當有除替巖以狀請於臺使元稹稹素與巖善必謂得請及稹復書乃云請俟交割書至巖方宴客發書嘆曰予固知未可乃具言夢中事於座客竟以五月二十三日始得為京兆尹未幾卒於官古今夢徵

龍樹菩薩

蔡襄守閩中李士寧經由閩謁之襄因告士寧久患目疾不愈昨夜夢龍樹菩薩士寧即於袖中出畫本視之一如夢中所見 李壁荆公詩注

改寺龍遊

金山寺在唐代謂之龍遊觀已而為浮圖所有幾二百年宋咸平中寺僧幻聰獻山圖祥符五年真宗夢遊其處改名龍遊禪寺重賜修建飛白書龍遊寺三字揭於門 金山志

光明按

宋王球為涪陵太守以失守繫獄防鎖堅固獄中百餘人並多饑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按行品併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得原 法苑珠林

招提寺可終身

淳化間周朝壽任泗州守嘗不請於朝而修城朝廷不准所費罄家償之貧不能堪夜夢老叟謂曰若往招提寺可

緇流

卷之三

終爾身明日往寺遇老僧僧問姓名鄉貫即請沐浴更衣  
設供止宿旦具香花迎入法堂會衆升座曰尊君侍郎所  
寄錢十萬貫老僧被此襪襪十年謹用歸納授以簿書訖  
端坐而化 夢談

### 十餘僧求掛搭

邊知白祖塋在平江之燕山宣和中爲太學學錄得石本  
羅漢十六紙遣家僮致之墳菴先是行者劉普夢十餘僧  
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菴鮮薄安  
能容大衆哉來者一人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  
天不憶其他語明日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

人即夢中所見題詩者也由是智足成一章云松蘿深處  
有神天小刹何妨納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  
留傳袖中出簡聊應爾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  
習與師同結未來緣菴曰慶雲至今遺址尚存 夷堅志

### 茂之在寺中講法

求那跋摩至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  
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  
講法 神僧傳

### 我在雲花寺

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隔大中末百姓屈巖患



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花寺巖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見一菩薩果如所覩巖遂建堂移之  
酉陽雜俎

### 繡佛寺

范陽盧頊家於錢塘有婢曰小金為陰鬼所侵備見妖異小金夜夢老人騎大獅子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來救汝汝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則不免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入口吾誤言耳八口一律四口又截

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醒具說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果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不信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郎主却忽我汝至四月必作土戶須於三月末出杭界避之小金曰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又曰嘉興可乎老人曰可汝於嘉興投誰家荅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

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閣處汝則易衣而潛去可也小金曰聖賢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復有點跡便灸之又差至三月盡如言避之嘉興自後無事

通幽錄

### 釋迦佛自上而降

洪源幼聰秀為親鍾愛忽夜夢釋迦佛自上而降入坐堂中口誦法華經洪源敬仰久之而覺遂辭父母出家初居西峰寺後掛錫靈巖院一日出遊眠於沙灘上有虎繞其

身至曉而去人皆異之

賴州志

### 異僧指示

鄒縣海印幼悟道嘗夢異僧指示一旦呼弟子謂曰吾幻身不堅非久住世親書偈畢端坐而化

泰安志

### 須彌山羅漢

御史中丞薛存誠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替復亞憲臺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闈吏晝寢夢僧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闈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闈吏曰中丞本非僧侶何云本師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峰

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  
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闍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  
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其年正五十矣續玄怪錄

與劉秉忠語

姚廣孝法名道衍初從 成祖於燕邸居故慶壽寺每夢  
與劉秉忠語後以靖難功至太子太師

儒釋道來見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月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榜  
彭狀元時由儒士陳榜眼鑑少寓讀神樂觀岳探花正少  
寓讀慶壽寺似符夢云

金人頂有光明

詳珍寶部漢明帝

登塔

詳姓名部孫夢得

僧遺以花

詳植物部胡尚書淡

說夢部

黃帝內經素問

黃帝曰願聞淫邪洋衍柰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  
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

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  
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  
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  
而燔炳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  
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  
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  
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  
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  
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  
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客于膀

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  
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刎客于陰器則  
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  
居深地窟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膈則夢  
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列子

夢有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  
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  
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

沈寔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欲酒者憂歌舞者哭  
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  
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  
其覺自忘其寢不夢豈虛語哉

莊子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  
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寤竊然知之君乎  
牧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為弔詭汝夢為鳥而厲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  
之言者其覺者耶其夢者耶

漢藝文志

漢藝文志七略襍古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  
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家紀百家之象候  
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  
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  
夏后氏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取焉  
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  
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李冬聘于夢獻吉於王王拜而

說夢

卷之十二

受之及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為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晉魏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容齋隨筆

衛樂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廣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莖取鍼杵無想

無因故也衛思經曰不得遂成病樂為剖析之衛即小瘥樂歎曰此兒胷中必無膏肓之疾世說新語乘車擣莖二語謂無此事則無此夢

世無鼠穴容車莖堪鐵杵之事也然世無其事而有其夢者亦每有之

殷浩

或問殷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王叔和

晉太醫令王叔和脉經云肝氣虛則夢見園苑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肝氣盛則夢怒厥氣客於肝則夢

山林樹木厥氣客於膽則夢鬪訟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  
得其時則夢燔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厥氣客於心  
則夢丘山煙火心氣虛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厥  
氣客於小腸則夢市邑街衢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  
時則夢築垣蓋屋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手足不舉厥氣  
客於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厥氣客於胃則夢飲食  
肺氣虛則夢見白物見人斬血籍籍得其時則夢見兵戰  
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厥氣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  
器奇物厥氣客於大腸則夢田野腎氣虛則夢見舟船溺  
人得其時夢伏水中若有畏怖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

相屬厥氣客於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厥氣客於膀胱則  
夢遊行與素問略相同

蕭方等

梁世子蕭方等著論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當其夢  
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  
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  
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  
耳梁書

白居易

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

說夢

黃魯直

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窮人夢富貴達者夢神仙

呂祖謙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廣樂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

判是議也

治惡夢

錢丕夜多惡夢但就枕便成輒通夕不止後因赴官經漢上與鄧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驛中同宿遂說近日多夢慮非吉兆胡曰昔嘗如此驚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靈砂雙箭鏃者戴之不涉旬卽驗四五年不復有夢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絳紗袋遺之卽夕無夢神魂安靜真誥及他道書多載丹砂辟惡豈不信然類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無惡夢物類相感志

說夢

卷之二



懷夢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漢武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見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遂夢夫人因改名懷夢草

圓夢

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鈔以南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為證不知唐李德裕次舊聞已有之安祿山之叛黃幡綽陷在賊中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堯賜禪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得

驗而堂以得名圓夢之說蓋唐之前已然餘冬序錄

皆夢軒說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曰客誠有道之士邪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聞道也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為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子以莊周之為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縣解也敢問何謂邪曰汝於周則樂於棼則不貴豈以螻蛄則夢胥夢則非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縣之未

解乎今吾有術能與萬物變化試使汝一為胥一為螳子  
且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為樂螳為不樂乎曰悉不願  
也曰然則子於胥夢悅螳夢憂悅為火炎憂為寒冰寒熱  
戰於內冰炭膠其胸縣之不解不既深乎且子嘗於夢曉  
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諾哉今巖穴之  
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  
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  
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  
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  
以致而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趨燈燭者忘

暗室之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冥皎子以  
望舒之魄而不知陽烏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栩栩之非  
吾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縣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  
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為吾吾之為夢童子擁  
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為皆夢軒說

孫司業

詠夢

的的綠愁得濛濛與醉和輕隨雲浩蕩暗越嶺嵯峨夜店  
嗟偏短春閨想最多關山歸識路江渚去凌波梁落中宵  
月樓橫欲曙河隔簾休警鵲近燭任飛蛾遊遠寧煩載穿

深豈畏訶寒驚瑤作障暖戀錦成窩蝴蝶誰家信鴛鴦別  
浦歌靜嫌風動竹鬧怯雨鳴荷寂歷牕扃紙低遲帳捲羅  
知情惟枕共送恨忽鐘過縞袂香猶在朱絃字不磨記來  
還彷彿尋去已蹉跎宿燼芬餘麝殘粧暈淺螺憂歡情總  
幻離合事皆訛池上吟芳草庭前覓舊柯旣因恩是種復  
念睡為魔易斷俄如此難憑竟若何陽臺莫重問千古笑

巫娥 高太史集

夢占類考卷十二終

